春秋家說

春秋家說卷二上

衡陽王夫之譔

文公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爲貶則削者之無譏可知也以削爲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祀蒐狩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卽位有故則不書故知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尙質質從乎情周尙文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譏與任者各挾所

値而不相成也議者不値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値術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不遠乎情故崇服禮者挾總己之說責嗣子以其情將欲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覦大位曰必爾以終三年之愛而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議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質將遂稅衰麻弛遏密錫衣玉食軒縣佾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爲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飦粥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冕服以告廟臨

羣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冢次默也踰年即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文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大位之重以爲名便人欲之私以爲實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旨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爲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與臣民之所恃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無惟恤夫豈食稍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衰絰可以臨亟毫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爲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既與喪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即位之冕爲爾夫疏衰之三

年固不可斯須去也禮有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反次而後反服是伸之斯須而不廢其肅哀文之所以不害質也卽先君之位承先君之國以終始先君之大事其視兄弟之喪不尤重乎伸斯須之冕以共天命亦何疑邪故孟子之所告滕文公之所行盡之矣服食遠於庶人命戒廢於在殯周之道春秋之法如是爲耳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周不爾也周不爾而子從周非從殷矣

非其所保而有獲苟不審乎進退之則去就之正爲亂而已矣衛自滅邢而其志張成公用之終始以與晉爲難身屢辱國濱亡殺其冢卿而僅得免春秋書晉侯伐衛衛人

代晉其欲不思難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晉勢也君子非獎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獎非義者也代而相報亢如其敵君子斯以咎衛而獎晉矣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黨也有伯而天子下替有黨而公論下移故伯之與黨治世之所訶者也然夏之昆吾商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杜唐之裴李元祐之維蜀蔚麻之東林終以存士民之綱紀伯黨其力黨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怲起而敗之故君子惡之深焉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僇子弟大臣之權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

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黨乃任文法斥議論廢臺諫以束之是以百官互徹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亢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者君子之所惡箝矣君子之以樊伯而伸黨人也治衰世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於惡以為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閒君子小人之極也幸小人之稔於惡以操其慾而利所欲則君子行而小人心矣且夫所惡於夷狄者唯其嗜利滅義安忍賊仁禽行獸鬬而不知君父耳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猶將惡之為其足以為此而不難也乃既已成於大惡矣

則有子之慨惕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舉焉已爲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弒頵與蔡般之弒固無異詞無異治也斯以爲仁之誠義之充持君子之道以正天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藏疾流而去之無所留也如利刃之加物悉割而剸之不有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弒父與君之爲大惡痛心疾首而忍以爲幸也乎而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俺荅父子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

以救敗亡而不給況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怪治人無怪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子無怪乎人無怪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為亂既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後乎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苟睦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商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覬爭中國者秦而已矣晉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以使秦之為亂人昭著而無所掩於是而脩晉侯以大之

狄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道之於裔夷而弗與治矣秦非恆亂人也漬晉以游天下欲雖未逞而志已極也故治亂者因時繇亂者因志撥亂世反之正弗操一恆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流而不窮

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繼楚而受誅晉議道於朝廷者也春秋諸侯侈外國忘內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誓與魯列而遲周春秋救法於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屬雖有惡適以自敝不及於天下

而秦竊中於中國故列國之貶例有平詞而夷秦於吳越迨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御吳全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畧之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外矣春秋無恆予奪六經無恆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襲之讎秦不遺餘力春秋無貶詞不與秦之怨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夫以背惠責晉襄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矣戴天子承先君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趨利背公而死黨者也況乎狡焉介戎狄而生其惏行之

惑婦以惠餌終以惠挾將殘友邦而替王綱者哉且擒燕
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出如尙
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逮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
也故曰小人懷惠戕仁賊義皆此爲成之矣且夫秦之僞
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歆於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圉而
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蠹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
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矣厥以惠收唐契丹以惠
收晉曉其餌中而弗受其幾者鮮矣渭上之師僅救其危
桑維翰之謀不瘳其敗悟之速則徙義而攻於已壞迷之
不反則力屈之盡而以自亡含日星之大義顧熠燿之末

光則黛不悲夫使晉襄者櫝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中不恤宿業下不恤友邦息徵之師引彭衙之咎廢取汪闕鄍之役以惟秦命其不與黃貨孟烘貪餌以喪天下名後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伸伯討也爵晉侯之伐秦顯伯功也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滌先君之垢以自免於小人也禮義自下成之於上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成其惡於文公也惡開於臧辰而成之於公不分惡於下也故有國者譏道豈將於辨姦姦者道之賊也辨姦之道以言為獵不以言為質者其初終揆其從違察其所自徵發其所必護而姦無所容矣故大臧辰之以尊禰黜文公非徒然也辰之

所欲附儕以爲功辰之所援繼閔以逃罪蓋辰者誰之求年已幾得殺般閔再弑叔仲冉逆推閔之存亡於年少位卑之季友浮沈於逆亂之廷而不舍其位則其初終從逆之際不可掩矣乃所附託以自爲功者僖之附伯荷安傳之嗣子容容修飭已耳故其以仲僖也非固有愛於僖也僖未之仲則閔不得訓閔不得訓則閔固辰之君也閔固辰之君弑而辰不問辰不得免於惡矣惟仲僖以長則閔若不可以立閔不可以立將慶父可弑而辰可非問於是乎辰可以爲社稷之宗臣而持權於魯操此心也自非文盛灼見其姦彰其邪說豈夏父之流可以口舌爭逆順者

乎閔弒魯亂僖公立以靖國正也無待於詘閔而後伸者也僖立以正惟無嫌於爲閔之臣故無愧於爲僖之君辰不使僖爲閔之臣則亦與辰之浮沈於賊者同乎亂而不足以君魯故文公之以大正事亂者正僖之匪閔而僖光矣此之不謀詘君父以爲敓人之淵藪沒其大大正而陷之不正文公之成乎惡也奚容辭哉嗚呼辰之爲言亦榮觀之說制人子以必從者也惟考辰仕魯之初終以狥其所護就斯情竊而許見可不惑矣故夫敓人者無一言之可聽者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非是之謂也言加於君父非非其人者之得言人類於賊亂終不復行一言之可聽

故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非其言之盜也盜者之言甘亦盜也知盜以知言而惡其免夫

嗟然舉六國之師加之孱弱之沈大其名曰伐而日言其潰以是爲不相當之制也而晉德次師之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長子者剛大之得也弟子者纖柔之甚也故師尙大智不貴纖慧晉之德晉之纖爲之也晉之得伯也以威楚伯也城濮以後八年於茲楚旣內有懲心晉方外有吞志襄代文起未嘗一有事於楚於是而懼其寒也寒於楚則將寒於伯無以答諸侯之望矣顧欲全師以向楚則不給分力以搖楚則不能無已而姑小試其南向之師加

諸易潰之沈蠶自以爲慧之得而不知其纖已甚矣楚採
其志而知其無如何也且效之尤而貲以相報也不旋踵
而姑用之江江已滅而再用之六卒之沈不益晉而江六
益楚則得失利敗之多寡不相償而反負矣晉之有秦雖
楚之有內亂無以相及均也無以相及而姑試之弱小者
又均也乃其得失多寡利敗之不均也如此豈徒遠攻近
取之勢有便不便哉纖慧之爲用利於小人而不利於君
子□□□□而不利於□□其來舊矣巧者無義之可尊
而姑尊者也有義可尊舍義而尊巧開巧習以延□□小
人之人則黠詐貪沒之尤處其不相敵也豈有幸哉詩云

坊教猱升木教之而不如猱之捷固矣家氏曰伯者當
大義於天下以討商臣之罪故正兵以討商臣上也因晉
於秦而姑置焉次也伐之不足以爲威復之不足以爲勝
諸侯益熾而勢益失矣豈善其終
商臣之罪皆在所當討乎曰此非一切之詞所可制也故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天理者不息不息故密其惟純粹以
精熟者不試而吉凶善敗亦於此乎受度若夫一切之詞
立一義以該一切可與否盡之矣可與否既各成其端端
各有義故天下無爭仁而有爭義吉凶善敗巧麻所不能
彈乃爭一廢一而不顧其中皆一切之詞之所蔽也最下

之說曰□□□□□□□□□□□□□□□□□□
勿問可也似也而惻隱之心亡矣且所惡□□□惟其毀
人之倫而滅之也所惡於彼者此而又幸其若此誠反之
心而不亦傎乎其次曰□□□□□□不治則無乎治矣
無乎治蹶弒父與君而固無治也又誰與揀其重輕哉夫
不治者謂要荒之外聲不相聞迹不相及其與其喪非我
所知也周裂土以封楚授服以爵楚其與中國固嘗與乎
盟會覲問之事矣故不治云者漢之於冒頓宋之於完顏
[illegible]是已[illegible]而非楚之謂也又其次曰中國所處者楚也
楚且有覆楸不容之罪乘其罪而執之是一舉而兩義伸

也於是而虔之臣子內懷大忿外復義問從中而應戴衛
固以謝晉改立君以聽命於中國雖使之例王可也此固
義以成乎利矣嗚呼惟況之僞說創是而尤非以蘊王道
哉之或先也夫義一而已矣大義在我無所容假而更假
一義以蓋之則並所秉之義而俱竊之心无極竟益之或
擊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弑父春義以治之致一而已是故
曰一人行則得其友陰戮其僭而陽討其弑則是僭不足
誅而必待其弑也抑弑不必討而惟僭者之弑爲必討也
拓拔氏之以爲蕭鸞惟無可秉之義耳有義可秉而此之
爲楚之臣子豈不足以察我之情實而臀焉慾我以得志

乎是故拓拔氏終不能得志於齊淺文王而用此亦不能得志於昆夷而欲望晉之得志於楚也不亦難哉湯武之放伐施之君父而無嫌志號一焉耳志一號一內顧不誠用詐且不足以有功而況於用義邪是故一切之詞遽可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無執而以處兩端之中欲止欲動倖以爲利拚以爲名則功必墮而義先喪自非可與權者固不足以與於斯矣且所謂權者亦非歟可否之兩端以有其神變也立者因道權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權者道從心心合道則道盡心道合心則心生道欲心生道必無往而非道無往非道縱廣於道因時以償盈是故可亦人之

可而行其必可否亦人之所而行其是否以此而決大疑誠於發誠於義則誠於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日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其必討爲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云討者也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弒逆之亂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皆然無可生其怵惕者則當時之大憯固莫急於商臣矣故求之於完顏雖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未報而問彼之君父則心已先乎憯矣惟內顧之莫攖也志暇而義充楚非不治者也於是而聞商臣之辜怒盈於中誠將其勇憯於

一往買之低佪借王猶夏之罪罰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不翼其服致果咸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改若以聽命有限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復叛因其所也揭日月以行無有陰噎而或偽陽聲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了不能探我於所挾以相撓王者之治遠人君子之治亂賊惟此焉耳究用斯以往其未可以望之晉也明究内之國中有急焉上之王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晉之所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惋之義心不生義心不生則道不生於心道不生心則誠不動物而物撓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遂可遂否往然託於道以

成其欲害而去爲敵而往爲嗚呼此大同之以納其喪衆
□□□□□□□□□骨不如豈而弗問之苟免於咎也
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權德之流
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爲一切之詞者非忠丁
矣

成風之死與敬嬴同辭是成風之不得爲夫人與同逆之
嬴氏同科也成風不可以爲夫人而非公固不可以無配
食然則配食乎莊者舍哀姜其誰邪夫之妻其妻從乎父
之無之子之母其母從乎父之妻之室家之事嫌於愛子
母之愛嫌於私尊之以父而後人別於飲餟故父之非其

子弗敢母子思所以絕出妻之服也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春秋所以伸哀姜之尊也父之所妻逆不加於父雖有罪焉臣子不敢以黜其可黜者惟文姜之躬弒武后之自祭逆加於父也逆不加父雖危國家陷嗣子固不可自我而奪父之配凱風之得爲仁仁此爾耳哀姜之所戕者子也僖亦子也已與所戕者均乎爲子怨其戕兄弟而折其忿猶怨其戕己而報以逆也怨其戕亡而奪之以報其怨德其立己而褒之以報其惠則是子母之際合離以利而大倫斁矣哀姜以怨黜成風以惠升怨惠行而父失其尊母失其親則僖之立以正而成于悖與宣之立以逆而怡

其亂又何別爲利行於天倫常中乎風化係之劉曰令妻
詩母其臣于尊訣以背溺也久矣其無忘懼矣
成風之僭夕公其可革諸曰胡爲其不可革邪既曰父之
所妻子弗敢不母矣父之所母子敢而不祖妣之何也夫
母從父祖妣從祖者也不以父命廢王父之命非衛輒之
所託也正謂此也且孝子以道事其親矣故曰有子考无
咎僖以怨黜哀姜而以懸升成風非道之尤者也匡救之
得矣孝子以道事其親而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何也
妻者夫之所可得而妻可得而弗妻者也夫道制也母者
子之所不可得而弗母不可得而或母者也子道順也哀

姜於莊公存之日未有惡焉莊公之道所可妻者也如晉賈氏而後不可妻乃可帷母非成風之固爲姜僖公之道不得母者也且莊公之妻姜氏實也而名因之名實合一者也名從實夫人之爲夫人義盡此矣僖公之母風氏實也嫡妾之辨名必異乎實者也革其名固不可革其實生而文公養之如僖公之養之得矣沒而配食於莊公固不得也以父之亂名加諸王父之非實於是不得爲孝子故春秋備錄成風從敬嬴之例於文公之代文與逆矣

易曰乾以易知天之知萬物也以易知之則人之欲知天者亦必以易知之況聖人爲天下知天而崇天下以其知

者于古之治曆也十二月而爲年不從歲而從月因月而立閏閏立則歲要於大正而不恤其小差夫天之運也以歲其化也以歲物之生也以歲其成也以歲月者非運化之所周流生殺之所司存者也不主歲而主月則歲固有忽者矣然而弗恤以從月者不天以親民從其易而已矣一歲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有餘分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之或一者今要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定歲其歸密矣密者不易察也且又剖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成乎十二中二十四氣其委尤微矣微者尤不易察也中之相嬗氣之相授有數而無象寒暑之化動植之應固

不齊矣不齊者欲察之而無從也以朔爲象以望爲衡以三旬爲儆五十九日而二月爲率無中氣而閏爲正雖紀年之與成歲有小差焉乃差者不越三歲而復歸於合是故主月置閏從乎易也易則天固不越而民自不迷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斯至矣故治厤而用其煩難之知者不足以當於天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所易知天數在焉故夫求數於歸扐之奇索象於斗柄之指猶術而非道況謂天無是月（謂天無中氣而猶可謂天無是月乃妄甚）閏可不告其滅裂以言天不亦悖夫

秦至於穆康之世中國之義已絕而成乎虎穴歸遂而谷

其君臣伐晉而將以號衆盍去是而存秋之剛殺也而急
秦也秦方爲君子之所急而況於晉乎晉之不急反託以
賢君趙盾之所爲操心積慮以成乎逆惟擅晉之利已而
不恤天下之發惡已憯矣盾所弗恤君子不得而爲之急
令狐之戰平制以縱秦所以甚趙盾之心也夫秦吞西周
之壤東向以爭天下周之君子賦黍離爲歸過於天而無
如何也所難者晉而已矣晉捍秦以捍中國而周託以立
命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捍楚晉捍秦也鄭弱而非
楚敵故楚以威劫之晉彊而秦不能劫故秦恆以好誘之
文公之伯得之楚而失之秦者惟秦挾援立之餌也以文

公之盛一受其餌則終制於秦以爲嗣子嬰而況其後乎夫盾豈弗察而甘心託國以召侮蓋石敬瑭趙延壽之心有他存焉故也盾以國人不與而幸不亡敬瑭延壽以決計必爲而底於滅亂臣賊子謀錙銖之利延天下之毒貪斯須之權流天下之禍罪不勝誅而慘有餘猶藉厭猶昌言曰宣孟之忠小人滔天之惡有如是夫

求春秋之例而以意例之傳春秋者之失也文公之世盟會不序者三傳春秋者各以其意爲例而不相通安於此杌隉於彼屈聖人之旨以從其意義幾成奕而亦何貴乎一出之義也春秋之書文因魯史史之所詳有其可略史

之所略無可復詳豈徒義不可益哉欲詳之而不能也而一詳一略之間文之純駁風會之醇漓君道臣義之得失得此見焉統之以諸侯而不序斯所以爲文公之世與諸侯者非晉所得而諸侯之也即大夫者亦非晉之所得而大夫之也國君之邦交相接以等相應以誠相撰以人相知以素惟其人以立愛惟其等以立敬不敢略也故惟天子之旅見諸侯則得以統諸侯惟天子之臨天下黜陟一定而情無異施禮無異數則得以諸侯槪諸侯大夫槪大大故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諸侯於其國君也於其鄰友也於天子臣也小之不尸而專其名以自大棄侯度

矣夫文公之世晉亦弱矣雖其不臣周未敢有干上改物之心也而楞然偷自大於其國概諸侯以諸侯概大夫以大夫則亦荒而已矣君荒於上臣荒於下史荒於官行人荒於職風會習之文言傳之言不順事不成而晉道衰矣文公之荒以衰也其來舊也僖公之季竊兩伯之威苟免於愛兵者道是而四十餘年收人之僚以自富假人之力以自强誣鬼之臧辰倡士大夫以導諛之習而上蠱其君門天子門宮天子宮祀天子祀頌天子頌且不自知其非天子矣兩世踵荒狂以通國以諸侯待諸侯不辨其尊卑也以大夫待大夫不問其賢佞也不擇其交不質其人僶

筆於外而微言於國史臣亦竊之以爲文而成乎流俗之
史春秋承之固無繇以改其妄則如其人以類之而荒目
諛臣與史之失見矣故曰傳心之要典也嗚呼史因世爲
升降而其所繫也亦大矣哉西漢雜而遷譎東漢褊而固
俗劉宋亂而約殺趙宋疲而修弱上移之不化之心生之
文成之政因之匪不效焉況夫波蕩之魏收際荼亂之元
魏乎又況夫脫脫之處於元世乎有尊史者存而史乃立
春秋以史爲天子之事蓋重之也至矣
諸侯不貢而天子有求求求賻求車繼世而相仍以王也求
車以來至於文公之中祀七十餘年諸侯安於不貢王室

亦安其不相貢矣襄王之崩毛伯求金頃世而一舉為周有挾也成風死榮叔歸含賵召伯會葬周以是挾魯而望之償知必得而後求焉放不終使得臣繼往於是而果如其望矣嗚呼君天下者之若此不亡胡待焉其主之威福先王之典禮及於非所及而僅以責錙銖之報福爟禮辱此物亦安足繫人心哉魯之有喪天子所加惠者鮮矣尤重者仲子成風之僭桓公之逆而已非僭非逆則諸侯之富豈曰無衣不必自周而安吉矣惟僭逆者假王以為榮則非僭逆者正以不待王而榮非僭逆者不待王而榮則王榮之加適以顯僭逆者之行待於是而僭逆者且欲自

興於非僭非逆之符亦不待王榮而安吉也況有待焉則必有以相償未相償也則必有以相索僭逆者且避僭索之勢以捋其辱故自毛伯之有求而徵鄫之僭豈公之逆亦無藉於王而固安且吉矣下無所假於王王亦不能有求於下自是以後周無求焉蓋有求而王衰不能有求而王且均於亡也命田和命三晉祇以乞命自延而不得其斗粟一縷之報勢所必遂欲不亡得乎

河曲之戰不言及春秋之視晉如秦也秦既狄矣視晉如秦晉亦狄也兩狄相攻中國無主於是而天下裂矣春秋之始中國相攻而莫爲主春秋之終天下相攻而亦莫爲

主中國相攻而莫爲主王之裂也天下相攻而莫爲主伯之裂也天下相裂皆不在一人君子有恕詞爲尸中國之伯以主天下而裂之皆於是不能追矣秦之戰晉以天下爭也晉之戰秦非以中國爭也君臣相蠱自成其私舍天下之防徒以忿趙氏廢置之感心授秦以重輕之柄而開其釁於是而晉不足以伯操戈以競狄是亦一狄也而奚辭哉秦方結楚以病天下夫亦患釁之未開則覺不軌之聲而不足以逞乃假以置君定國之權且將天子秦而又以私背之與六國爲天下無所望矣不競於秦固將下楚徒以力相角也晉固爲天下憂而何匪狄邪故惡狄者必

以懲之來曰甘也熊以懲之未能逞也鄙夫懷無寶之心
專魯以興之謀而後不可得矣鄭子儀之川同紀固危道
也杜甫未能知道而北門之詩有深思焉其猶賢乎
邢克者欲克之而有所拂也不行者幾其有而莫能得也
晉之失伯於齊齊之不能爭伯於晉皆一試於小國而終
不伸也郲之徵晉曰齊出貜且長貜且之長豈待其辭而
後知哉乃始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故穀梁子曰何知之雖
也郲之徵晉也曰貜且長名也曰齊出實也實畏其挾齊
而以名逃於順新城之盟聚列國而謀所欲克者畏而弗
克趙盾其猶鼠乎自書欲竊得人影而姑返也且盾豈憚

義不克而忘弗順之不祥者哉商人逆則定之宋鮑逆則又定之至於熊頵庶其惡䶆鄭夷陳平國蹀血相仍則直無能問矣蘇濊公未弑之前蓋天下之惡以相師迨濊公既弑之後護天下之逆以相覆非拂經莫之予非懷惡莫之親非毀冠裂冕莫之助僅然畏順辭捷菑以免撓戎首之爲亂人得而制之而況齊乎晉師甫返而商人舁然以西圖其所矣盾養其姦晉陵其伯曰弗克納者窮姦人於所沮也

齊桓之子六人而四爲諸侯商人弑君稱公子者一莒其以公子彊也齊桓创没四公子爭嘗爭矣爭而孝公僅立孝

公之[illegible]商也元也商人也安處齊國無求為泰鉞之忠人豈莫之忌哉嗚呼以弱教者孱以強教者悍意者桓公之以禮教其子與桓之成衛武正方剛歲而早從戎事克以捍狄則四公子者各有徒衆分處國中互相制而貴為下可知孝公死潘殺其子潘豈不忌商人之且殺舍哉舍弒元鄙商人曰夫己氏商人抑豈不忌元之擬僭以仍哉相忌而莫能制終待其懈而收之皆桓之教也三族亦而後元世有齊齊亂承亢亂承而國不危桓之所以伯桓之所以僨乎仍也司馬氏亂而流泰從亡亦此而已矣

子惡之弒歸賊於仲遂者季氏之辭也歸父欲去三桓以

張傳季忌而逐之無以爲之罪而使坐乎弒君史冊徇之傳春秋者因之嗚呼史出私人而罔是洩率然興滔天之惡以授之脅從者使獨坐也悲夫緇衣賢錄成而司馬始於兹三朝要典出而東林成乎邪黨與並行而一忠一逆以紊論者余聖人之旨以從乎所謂奚可哉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允也當坐者出則賊可免而不疑不當坐者入則人可使爲賊而惟規以自免春秋之書曰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辟有所歸究何歸乎歸宣公也使舉上客而得臣並書以明夫謀於齊以立接非遂一人之志也書其如齊不書其返一若遂出而子

弑明夫弑者之非遂也出姜者齊昭公之以妻魯而弑魯者也商人元國忌昭而因以忌姜矣舍弑叔姬出出姜已無援於齊而抑齊之賊臣所必惎也嬴氏探此以釁齊齊利汙魯以收魯援懷篡逆之邪心內依同寵外怙彊援賊殺其嫡兄而攘之不救之辜惟援爲允更誰歸哉公子遂內制於先君之悍妾懷刃之凶人而外協於甚勢之彊國無能有無而不克止其械負卿職焉其罪也雖然其與偕行之得臣爲賊之行父均矣行父蒙忠稱而遂承大罰以此傳春秋不如其無傳也始與得臣並序繼與行父同辭歸父之奔而猶以禮遺之焉春秋奪季氏之誣以定宣公

之辟而法定矣趙盾實弑而假之出遂實不弑而附之入有趙李之私書無晉魯之公史春秋所爲作非以此哉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正傳以經之謂與

宣公

君見弑篡者不在國則不坐篡者故宋馮晉夷吾不坐而坐華督里克篡者在國則坐篡者故衛州吁齊商人魯執與接坐而公子翬仲遂得臣行父滅春秋之於內無達辭孫桓之正月不稱王見殺於齊而以地知其坐執以滅翬矣孫仲遂行父得臣同詞而無首從知其滅三卿以坐接矣然尤有辨宣之坐也滅三卿以使宣當罪而無窮宣之

詞桓之坐逃弒詞賊之詞以加之則是桓之罪不容言也若見弒而篡者在國一也乘間徼倖以弒且篡者不篡且篡處心積慮必篡故弒者窮其詞嗚呼此春秋之法所繇寘於一切也與夫使乘間徼倖以弒且篡者同於處心積慮之元惡猶之可也乃使處心積慮必篡故弒之元惡同於乘間徼倖之賊一切受法則重於彼而此不適其交矣可哉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爲嚴重將以震天下而人發覆以不懼大發之懼懼春秋爲耳是以刑不禁果而禁愼愼不輕果所以致果也滅宣而有晉詞桓之幸乃以不故愼故不可復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愼不愼則陷人者有

挾以鳴附人者有所鳴而嘗舉者亦因以鳴枝葉長辯駁繁殺日積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怨有餘而懼不足無他不慎而已矣

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爲文不見容於國也放者以放之者爲主國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弑國危則稍不放之而禍不成矣故晉放胥甲父而夷皋弑蔡放公孫獵而盜殺申盜之憎主人也非罔憎也欲盜焉則可無憎者而憎之也故趙盾放胥甲父而弑靈欒書殺胥童而弑厲甲父貧先辛走趙盾之所爲莫之禁矣先胥之存亡晉公室之盛衰也先都死而趙氏振晉權始落甲父貧先辛走而趙氏僨

晉靈非厲公弒而趙乃復興晉之不競國之世臣將執以

者放殺之而無所忌春秋之所爲閔晉以甚趙也

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後微言求諸大義而不得於是求之

於微言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於微言則大義僻

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聖人爲是矣黨人之言

勿庸也三傳者皆習聞見於黨人以僻義者也故我知趙

盾之弒其君而他無間焉矣春秋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䝉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殤公立十

年十一戰民弗堪命孔父爲司馬弗能改於其德黨詞也

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罪人得大法審矣晉人之

言曰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不入不競於楚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夫二君者抑豈若楚虔之虐齊商人之逆齊光陳平國蔡固之脩行哉彼數君者且不逭其賊臣之辜而奚足以爲盾逭邪抑以爲盾之未躬之也則司馬昭之當辜亦未嘗躬之也豢死士以競剪於延壽之所與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爲之說曰趙盾能討穿也司馬昭能斬充也則可免弑君之罪茅堂胡氏云然則朱友恭氏叔琮殺而朱溫免矣旣以手不推刃免之而抑以不競於楚爲之名枝詞兩散以曲出其罪情之窮也兩端散詞而黨人之蔽露矣以微言伸幽憂者得一言

而不內之隱曰矣奚事詛於東而又救之於西乎且當盾者之毁譏也蓋亦易見靈之立也以穢祿尸位十四年而見弒何未及於弱冠之年也太甲之狎不順成王之信流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奚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終矣彈人而觀其避童子之嬉耳盾執國政能競於楚豈一執彈童子之能制之邪當靈公穢穢之日范山已早知北方之可圖逮靈公既弒之後楚乃彊衍蓼問周鼎而趙盾不能以一矢爭及乎縣陳人鄭伺宋滅蕭晉伏處穴中而不敢一問盾之所以經營者何在荀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之迹乃以大衄於邲而晉幾亡尚得起早夭之靈公於血

刃之餘以僞盾牙過哉不競者盾幸免於負國之誅而反假僞行弑之資不亦憯乎靈之立也非盾心也盾怨襄而欲絕其嗣于久矣盾固與靈不兩立也能外爭以專國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無日而不俟於靈之脰所忌者襄夫人之號耳夫人甚而刃發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人黨而僞之詞傳者習而徇其妄乃假僞仲尼之微言以僭春秋之大義嗚呼橫議流人心蠱而天理之蔑久矣華氏世執宋政故孔父被從昏之名趙氏遂有晉國故盡公專不競之名勢之所集勢人歸之利之所在利人榮之體者僞之盡力辯者僞之飾智驚人行其好惡天下喪其是

非王宗盛於六代而同逆之尊不與卑庶同誅乃得並美於謝安南軒延興於君子而不忠之後不與檜鹵均罰乃得齊名於趙鼎勢利在廷而國是亂勢利漸於野而公論亡勢利移於史而綱常毀矣況乎以纂說傳經託聖言而爲亂賊勸哉

禮行於不可繼則必承之以亂周制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不可繼者也不可繼者非謂夫人之情欲未能勝而遂取勝也斬衰之制居倚廬晝夜哭旦夕一溢米杖而後興若此固不堪以治人事矣是以嗣天子之處此總己以聽於冢宰諸侯之服三年將誰爲之聽邪夫臣猶子矣而嗣王

不言冢宰聽之則夫冢宰者莅其官居其處在事則若未
有喪也侯之謚不爲於冢宰冢宰聽而侯獨宅憂是尊卑
疏戚之等殺不立也故以知諸侯之爲天子服斬衰有其
服而已矣宅憂之制倚廬之居溢米之飦旦夕之哭固不
與嗣王若也乃夫君子之以服服喪也豈徒其服哉哀之
所至服以變焉服之所成哀以紀焉以服配哀質生文也
以哀配服文行質也誠信於中而達於外則起居動靜言
語謀爲無不準此矣故服者躬事也哀者心紀也起居動
靜言語謀爲心之緒躬之實也繇於躬非本於心感於心
弗改於質則亦胡貴此皆麻者爲哉不能廢事以從心則

不能閑心以從服事亂之心論之始之於不若已而繼於所可已者亦弗之已此必然之勢也若水之下導其流而不能復遏也故行之未幾而諸侯之溢於禮者遂茲棄其服而不恤其始曰受命以君國國莫非王事而不可以喪廢也其繼曰以喪食喪居而聽一國力非所堪無已而虛食且無改也其終曰夫飲食宴樂之不可廢而況於禮崩樂壞之宜恤者爭於是而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之邪說登矣嗚呼鐘鼓振於縣干羽舞於綴黼黻假於躬飲福拜胙相競於位哀無復餘而徹不問其所自生禮之亂也居然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愧則何如其早爲之節也虞書曰百

姓如喪(平聲)考妣斯內百官從嗣君以斬衰終也四海遏密八音四海諸侯服有殺而弭樂以終三年也言樂之遏密則禮覲此矣謂冠昏賓祭之不行也但言遏密八音則服之斬衰食之節居之倚廬皆不與嗣王衆子斯內百官等矣飾之於服食居處而後可飾之於宅墓不言飾之於宅墓不言而終不縱之於行禮作樂以是為折中之極也天理順人道宜也不可以為樂則不可以為禮不可以為禮則無資以將敬無資以將敬則不敢以事神廢郊者非廢天事也不敢以不備之禮樂事天也猶夫人子之喪廢宗廟之祭非廢祖事也不忍以哀毀之餘情施斯須之敬

於祖也若夫貴民卑也長則貪貨賤也以哀餘之情治之尊不廢卑貴不廢賤之道焉耳故諸侯之喪天子惟廢其爲允周之舊制子夏之所傳始於過矣冬十月天王崩春正月卜郊周道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之慢恭亦僭禮者之失也

嗣君居憂聽於冢宰不廢事也諸侯喪天子弗諒陰亦不廢事也夫喪有不廢之事非獨民事矣母之喪不廢父之養孤子當家執父之喪不廢大父母之養諸侯居其喪不廢王之貢民事卑者也父大父母天子尊者也尊者之事有不廢故儒之駁者爲之言曰不以王事廢天事似矣然

而其駁也何也蓋地道也陰道也故主乎愛祭天道也陽道也故主乎敬陰陽異發而殊情故愛之與哀可同時並致而不相妨哀陰用也其與敬陰陽異用移乎彼則失乎此矣郊社之事無養道惟宗廟爲有養道宗廟之養薦也非祭也自天子達於士喪不祭而固薦庶人薦而不祭喪無廢焉不廢養也愛與哀不相妨無庸廢故不廢同之推也哀妨敬而敬爲虛敬妨哀而哀爲背故大哀廢敬異之別也郊社之事敬而非愛其轍明矣敬乃成乎禮禮乃合乎樂禮樂之所弗至敬弗至焉此有廢有不廢之道焉而究以尊卑貴賤之相奪者言哉陰陽之異用夫人之情也

固然達其情而禮達矣

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有內詞焉蓋自是而盟辰陵圍鄭滅蕭伐宋咸內楚也所惡於楚者以其僭與則從乎四夷雖大之例沒其王而子之足矣所惡於楚者以其夷狄之道也則自召陵以來通王貢列會盟而已為周之侯氏矣以楚而視中國楚夷狄也以楚而視趙盾為政之晉非獨夷狄也以楚而視陸渾之戎楚非夷矣陸渾之戎居於伊川淫於雒表誰實為之秦晉遷之也晉為中國伯挾周以令天下僭蠶食西周之秦猶□□□□逼王畿以銷周而楚伐之楚內矣於是而楚不獨夷晉不獨夷楚不獨

夷可內也晉不獨夏則移內晉者而內楚其亦可也晉用陸渾之戎以間周戎且用晉以□□□天下□□□□□而先王之禮法以圯有能伐之者君子不復問其僭王之罪而不□□□□□□□例之矣故春秋不與楚莊之僭而於是則若將授之使與齊伐山戎等楚者於周爲夷狄非天下萬世之夷狄也陸渾之戎天下萬世之夷狄也□□□□□□□□□□□□□□□□□□□□□□□後世義陽之蠻梗宋齊梁以擊其北伐又垂之千年而毛葫蘆之所據流民之所依東漸唐鄧西垂梁沔雖號爲士大夫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人見微知著內楚以外夷地之經人之紀於此爲定矣

正大義者其惟權乎權輕重之準也移輕於重則重者輕委重於輕則輕者代重而重者虛矣春秋之法不舍賊而求賊非移輕於重也不許賊之治賊無委重於輕也故曰可與權者其惟聖人乎義正爲耳矣不舍賊而求賊則宣公坐弑仲遂弗受也不許賊以討賊則仲遂雖與聞乎弑宣不得以賊故薄之也不成乎賊斯成乎卿宣不可得而賊之爵故可得而卿之卒仲遂卒節不義猶繹春秋之不賊遂而卿之審矣於是以知遂之黨賊非敢於賊也黨賊者

行父得臣之所均他日委罪焉而遂從重乃鉏其委罪而知遂之惲矣夫果成乎賊者必有可賊之勢前乎弑而有其勢然後得動其惡後乎弑而有其勢勢益重而以之不拔華氏之於宋趙氏之于晉惡爲之掩而恩禮有加焉勢重故也仲之沒也歸父嗣爲旅櫬未返魯人遽與裁其恩禮而宣公聽之歸父之不保於此兆矣宣不以之爲功臣國人不比數之叅卿遂如是其孤立而曾足以弑邪知遂之不足以弑則宣實弑主遂無與分其惡也乃若遂之苟從於弑而不足爲有無則見嫉於其黨行父見輕於其君大亦有以自致矣嗚呼蕭衍篡成而沈約斥臣幾何定而逝

齊侯挾覬覦之情爲亂臣賊子之所弑逐其勢制事已惟恐其死之不速而惟蕃無恩此蚩之詩所以嗟笑於兄弟而徒自悼也解紛論責惟內顧曰練子留而在吾將用之姝姝暖暖以從人抑何爲哉仲遂卒猶繹而萬入爲非所據而據爲身必危有如是夫

有語而必死有不必死而必語有不必死而必默比干之諫諫而必死者也知必死而諫道在死者也百里奚之不諫諫亦未必死也以不欲諍雖不死而不諫道在默者也陳靈公之無道凶德不如紂洩冶之言危詞不如比干則洩冶不必以死爲道不必有死之志而固然其必諫如是

諫焉而無死者多矣可以無死不可死也因無死而不諫
不可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洩治未
逮乎反覆猶未有去之道也待之反覆而後去未逮乎反
覆而遽死事之變也君子盡其常不恤其變變之非常者
如食魚而鯁以死者有矣固不畏鯁以廢魚也君子之所
廢者鱁鮐而已紂鱁鮐也陳靈常魚也微子廢鱁鮐而洩
冶食常魚亦何必洩冶之爲過哉子哀之去因乎昭公臥
子之難也骨肉之疑將親之郤韻頎其辭以發宮闈之隱
而未有以處焉則禍足以死而不瘳於國去之可矣叔肸
之不食祿君已成乎惡也正言其賊則必討禍將發於大

倫而以危社稷無典刑爲可矣陳靈無辟道不恤之逆無
襄夫人不可解之隱禍淫昏之咎旦改之而夕免於敗歟
而猶其國一容容之儒夫也悻悻而去之則春秋之季足
以託足之廷亦鮮矣接輿荷蕢惟不忍此而見譏於聖人
夫生乎亂世之末流者惡得夫伯禽衛武以爲之君而以
行君臣之義哉史家據成敗貶節義名氏司馬遷班固范
圈幸用此道也故折衷於春秋而後定治春秋者又從而
抑之將誰正邪春秋之文無可致其褒則不貶而已足書
曰陳殺其大夫洩冶甚靈公也甚殺之者之罪而殺者榮
矣浸欲褒之抑將何以褒之邪死諫者臣職也特文不可

起也書字者非常也吾不知哀與將之果非名否也哀將名不刪見隱鄖其名無已而加之相殺之詞陳侯固君也不可以伸治故而系大倫也無所施褒不貶而忠已顯矣稱國者君臣同昏分惡於衛行父之流爲耳以史之說辭而求經又惡知聖人之情哉

語曰因不失其親親親者非情親之謂也君子之親以性以義野人之親以類以倫所因親者爲其親親之道也因者因其固然而相因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冬十月楚子人陳明年春楚子圍鄭未浹歲而載以主盟者縣其國入其都肉袒牽羊而後釋陳鄭之所因其效可覩矣非

我類者不入我倫誼所不得合者性固離也討夏氏有制
也然固非辰陵之盟所講也入陳而陳不覺矣移兵以向
鄭而鄭愈不謀也其合也如聚沫其加之兵也如飄風要
亦奚足怪哉不陽與之以可親雖庸人弗因陽與之親而
發其易露非急易面目於旦晚之間則覺而不得以逞□
□□□□□□何恃以加人乎恃此而目之無怪旦晚之
速易者而已矣沐猴之冠乍見而人少閒而無似人者是
以速用其無怪而後以加人而必克嗚呼陳鄭即疑其不
可親而不料其變易之已速時躇少閒兵已臨闉庸人至
此而始悸亦孰知其固不足悸哉以國因者喪國陳鄭□

□以身因者喪身□□□□□以功因者喪功□□□
□以名因者喪名□□□□□前者喪後者復因君子
迷野人陷古今之大哀也易曰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亦何
三歲之足待哉晨加諸膝而夕刃矣

戕之有主客之辭曲直之案輕重之衡尊卑之差親疏之
別也均乎可以爲主則及者志戕者也所及者應也曲直
之案輕重之衡也或情相等或義不相掩則及者必尊統
卑親加疏也所及者卑疏而不可使爲主也曲直之案輕
重之衡一事之褒譏也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人倫之體裁
也人倫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不足論□以爲親諸侯僭親

其親者我所尊也戰於奚戰於紀戰於甗以尊及者親加疏者曰我不欲戰則彼不我戰不使敵之加我親者全乎尊矣以中國視楚中國尊矣尊於中國者我所宜親也戰於城濮戰於邲戰於鄢陵以尊及者尊統卑若曰楚不敢必戰者與之戰而後戰不使楚之加乎中國尊者全乎尊而於我親矣尊之統卑親之加疏人倫之紀也尊或失其可尊而必尊之親或失其可親而必親之全尊親之體也義繫於尊則不問其曲直義繫於親則不相與爲重輕以尊親爲裁也體裁者因天之理正人之紀一事之是非不足以擀之矣故城濮之戰得臣志之邲之戰林父所

邲志也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之三戰者志皆在楚而奪其志以伸晉功不問其成敗義不問其得失因天之理正人之紀而大義行矣嗚呼晉楚之力敵矣以晉統楚非實也乃聖人力奪諸楚以柄授晉道夫長岸之戰以楚及吳而聖人之情愈有不得已者存矣楚不可尊吳愈卑則楚可尊楚非可親其親吳也則無寧親楚也夫吳之與楚僭王均也而吳則被髮文身之吳也以臭味言之楚於我親矣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無以見易天地不可立而況於人乎所欲者曰及及者事之主所及者聽也欲戰則戰不欲戰

則已敵主乎戰欲平則平不欲平則可弗平乎乃主乎平宋之受圍也亟欲平其情也且不有欲平而卒得平者乎欲平則平楚弗得不聽宋得以伸其欲而宋伸矣伸宋者春秋之勿使楚人伸也宋之得伸者宋固不自屈也惟不自屈故君子以可伸而伸之其自屈矣則雖猘之楚不聽其平是欲平而不得平之勢也惡能爲乎主哉見圍經年死守而不爲之屈上下有同力矣力同則同欲者伸故以人書者顯非其君臣之私卽楚而失衆也嗚呼楚之猘也兵未加而先靡以從若魯歸父之策者衆矣宋終亢之始於亡而後姑與之平與之平而楚不得不聽宋於是而有死

之心以報晉也晉之伯宋兩困於楚而晉無一矢之救宋終不屈以聽晉而輔之是宋有大勞於晉而晉無造於宋也無道而不忘戚之以死終春秋之世魯衛鄭蔡叛服不恆而惟宋不易志知天下之無王則不可以無伯知伯之不可恃而終不恃亦宋之以屹國於不傾者審矣魯衛鄭蔡或亡或削而宋免焉非王假之狂不先六國亡也宜哉立義於此無待人之求而自得者非君子之文也夫惟為之激昂之詞以相繼而後求明者無待求而自得激昂者必有所偏而道多所廢矣王通氏曰春秋王道之權衡權衡者無所激昂恆平以待人之求也知此而例之不足以

於諸侯爲之例者必有激昂故稱國賤揚雄之死陳宮於
狄仁傑例例也例滅者曰亡國之善論上下之同力非也
國已亡世已殄實滅也不待激昂而故起滅文也例以歸
者因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也非也彼以爲此與歸爲實
以歸也不待激昂而故起以歸之文也善而書滅將不書
而不書滅則是滅者之爲功爲罪以受滅者而捨絶之而
日以歸將不絶而不日以歸則是以歸者之爲功爲罪以
與歸者而捨故有所激者必有所洗有所昂者必有所俯
斤斤以與一人一事使夫人無待求而自知其廢道多矣
聖人之於經教若懸日月爲暉不爲物設而物徧取照其

行擿埴者之不可與於明聖人行於所無事而不能與天地爭功也故滅之爲義大矣齊滅譚遂悲王道之淪於伯也楚滅江黃悲伯道之淪於夷也均是言滅而悲閔之深且非徒爲譚遂江黃悼矣晉滅潞氏甲氏陸渾之戎幸中國之返於正也均是言滅而欣幸之深詎可云赤狄與戎亡國者而上下之同力足閔邪楚以獻舞甚外之繫也魯以邾益甚內之曲也均是言以歸獻舞益之賤行同而甚楚尤魯之情異矣晉以潞嬰兒大戮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歸潞嬰兒不受縛於晉詎可以貴道貴嬰兒邪狄禍之中於鄭衛齊杞也百年而其於晉尤不兩立也滅其族

猶存其君於是乎讀春秋而贊豫青兗無狄患延至於七國而猶曼然□□□□珍之而不爲不仁存之而不爲無禮以謀勝之不爲無信乘其危而并之不爲不義上下同力適以勝其惡顧與不相適以益其不敵彼夫以滅例滅以以歸例以歸者皆於此而亡當其盛是推之春秋之教懸其實以待人之求功罪得失咸取照於平衡弗之思者固無能得也授之以例俾易知爲專家之學所以自標榜於師說者譬之以節飼嬰兒而使去其母聖學不傳邪說益逞可勝道哉

嬴秦之爲無道天下之所知乃秦之爲無道固有爲也固

有爲則固有其道固有其道則必有與道相得者焉夫婦之義至泰而定至漢而章是猶與道相得者也古未之逮也春秋書鄭杞之女來歸乎詞而無異非春秋之不以爲然當時之習周之制不之異也婦之不若夫出之正矣婦以不若出而猶備其車服厚將其迎送歸告諸宗廟史張大而無降詞顯書於策以垂後世若是者將以成出者之厚而弗忌乎獎所出之漸過矣周之道所爲文勝而傷其質也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者永君子之終知敝者知細人之敝不若而可出出而以禮將之使可嫁也君子之以永終也得矣乃不若而出出而弗替其禮細

入於世乎無慚而翱翔於其閒細人之無所忌君子之所當須也臣之於君也可存可亡翱翔於諫閒而不失其榮國細人無忌於毀其國妻之於夫也可合可離翱翔於夫閒而不失其寵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家故三代之喪天下也無仗節死義之士賢如箕子而稍遜志於周秦以上之無烈女也視其夫之死亡若遺而凱風有狐之詩乃以陳之太史而無嫌臣之不二君女之不二夫秦以後之所爲名教也細人敦矣周之道敦於君子薄於細人秦之道薄於君子敦於細人夫君子之以敦爲德而不惟其文也且天下而不皆君子矣則無辭勸細人之敦者爲以別人

道而成俗者大夫邪臣之無道者封建之天下仕乎侯國者可矣侯國之臣猶今之屬吏也故以封建之臣禮事郡縣之其主非妄人焉不能則以郡縣之臣道責封建之陪貳於道不得矣若是之於夫古今均也是故秦漢閒家之法古未之建也春秋從周之文無能改焉雖史氏亦非爲異詞以爲人道之缺後之後王故因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固必有所損益矣

理不紀數數不足以該理化以成象象不足以知化統其一原而聽其萬變君子之道斯以異於異端也數之不齊而有倘齊象之無定而人可以私意定之天苟從其私意

以徵於鶻然於是儒之姚者執爲感應之說以與釋氏之報應相亂而君子之道隱君子之道以已亂也釋氏之敎以勸善也窮亂以已之懲惡以勸之釋氏立言之心未可亦非報應之說若可以存矣而固不然惟其無與於化理也說春秋者惡桓宣之弑曰宜得夫水旱凶災之應惡晉侯之殺世嫡曰宜得夫奚齊卓子斷首受刃之報夫旣滋於釋氏之言矣而然將使五穀登蕭饉不當其世遂可推刃君親而無忌乎奚齊卓子竊位使以保其天年而國無恐遂可聽嬖妾以殺冢子而無憂乎人不足以行法弗獲已而求之冥冥匹夫賤婦窮而呼天者此情焉耳故報應之

說釋氏芟須去眉之懲詞流俗之浮蕩浮怒者所樂聞也釋氏利誘乎愚賤無聊之徒以為之從故極取其無聊之懲心而為之懟夫君子憲天道敕王法以正天下惟皇作極皇自作也嚮用五福君自嚮也威用六極君自威也皇不自建委之亂人以斯刃付之水旱不齊之象以行懲則將焉用夫君子哉亂人者非已亂之人也臣弒其君而以報其君行自見殺而又以報其弒瞷之相尋惡知其極故釋氏以為人食羊羊食人而無終已求尸其權者而不得則妄設一啖鬼王以操天之柄而懲極矣不齊之象數固不齊也桓宣弒而水旱應其民是天且助凶人以益之亂

奔以爲代隱公子赤而弁之怨則彼閔何怨於南歐之婦子以爲弊桓宣而使之懾則彼且安忍於君親而何恤於蒍敖之老羸邪慝動一人而害移於氣數故羿氏以爲一念妄生山河消隕而等天地於浮漚以爲惟人之起滅枵然自大而愈傲矣嗚呼爲此說者將以爲引天治人參人於天之大用乃徒用於匹夫賤婦情窮勢屈之劣情以淺淫於茇須臾猾者之猥說廢人道亂天紀謂之曰儒之疵者不亦宜乎此說不關妄者淫焉故李贄之說史也指摘懿裕衍之赤族以怖天下乃君子則既不可怖矣小人者怖以須臾而慝發則忘者也無以懲之而姑怖之雖與怖

之固無怖者抑厎以尧狂夫下士之嬉笑嗚呼此贄之所
以爲贄與

春秋家說卷二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成公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遊之乎遊豈有幾得理者也其孔柔而險兩霸之得情者也齊桓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其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開其無歸而爭爲之受虛内以競人固不與爲亂人而已矣叢之職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爭晉也諸侯者非晉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則何爲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趙盾

之不競失諸侯而莫克受所未相合者宋衞而已曾不可徵伐不可服强與盟而無能尚幾三十年於茲齊之能為歸而受之也亦非不可矜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嗣也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下莒而莒不從伐萊而萊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饒魯與衞而蔡報無已斂其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衞虛諸侯以困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援之齊非不援也齊固不能受也不能受而牧晉以牧天下而向援楚莫逆其欲以延楚之鼓行於中國齊於楚而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於齊衞門齊始也楚之大合諸侯[illegible]袁門齊始也則楚

齊之爭也非能霸伯而僅稱伯裂也裂之而稱伯裂伯霸
□□□不能有而天下四戰然且不主諸以與之爭也噫
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幽佐如鄭役盟之事屆齊
以主晉齊親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於齊以爲鞍之勝
平齊雖而始有事於楚以底鄢陵之捷狄齊楚之三四者
晉伯之成毁天下之合離繫諸齊之親狄楚也夫何遠也
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獎非
獲已而以勢爲主實因乎時爲耳諸侯之不足於自立也
勢有與歸則相因以立而後□□□□□內不成乎四
戰以殄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蔑伯以爲

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言情情得而後可以言理伯紀裂天下遺三代之道法勝勉而求復修乎繼聖人而處乎無爲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俞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爲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爲可懼而不亂小人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則不恤其亂而以爲苟逃之術雖無可亂非欲也小人以意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爲兵之言者曰奪之倒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而所覬以助其氣有所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嬰齊以之升泰於諸侯之上以昌發而自昌若曰吾所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宋陳衛鄭之下以下齊於諸侯而使紺諸侯若曰吾所爲來者諸侯能協我以相助而守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同一辭其耳目而不敢逆矣且諸侯之不敢逆非樂與而因恃之也齊未幾而授下於晉宋得衛未幾而合兵於鄭方其懼之卽懼以謀而謀卽在楚故小人之言兵者日尋之將斃也必伏楚以之而不惜以者盟大夫宋衛以之而不惜下泰齊以之而不惜爲宋陳衛鄭下楚方爲齊以討楚楚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夷不之守也楚固爲齊討楚衛以爭晉齊得屈楚君而服

衛降班以夾平小國不之辱也造次以終楚邪而各有心則惟其命爲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其一往之爲役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小人即用以相制觀乎盟獨之序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禽小人用禽道者也君子之安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爲氣取小人之道廢於己則禽之制不足以遂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春大義者不可以無略略者取舍之迎逆名實之弛張迎逆之幾從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心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春秋書五國之伐鄭大

其伐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於是不可
不速伐晉於是不可不速以伐鄭終宋衛曹受盟齊之盟
於蜀而臧楚晉於是不可不速速四國以伐鄭齊宋衛曹
於是不可不速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於蜀
春正月晉宋齊衛曹會伐鄭略之以速爲利義在速矣晉
乃以不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固親楚而悖晉故敗
於鄭而不書以爲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
楚以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於是而不容
已於伐鄭實也討鄭之役名也不名其實而名非其實者
晉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能於齊而不與敵齊衛宋

曹歘然盡喪其守以受楚盟而戚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而晉不可執言於鄭究鄭之職晉數鄭而鄭合楚以附其師名之可執者也弛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晉乃以無媿於名楚師之兆齊實啟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來而更以責齊齊不可責合齊而專責之鄭是合首以誅從固不若鄭之咎爲鄭所獨任究且鄭之合楚以病中夏非自侵衛始也職鄭以來相承以黨楚者十年於斯而鄭之職爲其禍始張其獨弛其同張其源弛其流晉之名乃以無爽於實名因於實實成於名名正而幾速晉不內媿宋齊衛曹許疾應而無嫌

鄭亦無以為口實而相抵乃以坐困燮齊而待其覆敗之
有寵義之無回君子獎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矣以觀其為匪人匪人者始非人與與相
近者見可利焉不圖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
夫病我者也病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己也儆敵於齒
舌錙銖之間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為怨也喜非人之
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忍攻故曰
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
匪人之有國而儆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
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喜怒而不見人之險易見人之

彊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彊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魯之於邾莒也宋之於曹也衛之於邢也皆比焉而見可利以見可怨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邾之於鄶也莒之於鄫也均之爲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然其病猶未甚也至於鄭之於許而極矣北不得於晉於許爲儐之南不得於楚於許爲儐之許亦日儆儆以奔命於晉楚而鄭惟此之爲怨一伐再伐許不怨楚以難鄭邪姑釋也一遷再遷以三遷終導楚以滅之而歸利於楚嗚呼鄭於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於人理而不得抑不

可以人情求矣相乘相度以相背於亡類殆不復有生人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紐之以狀其存亡爲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倣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於是而有非道之毁譽君尊而給於才者乃以伸其所爲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黨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漸之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憂此甚亟也爵之有臧辰魯人之所聖也臧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

之極致爲臣而致其臣之極始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亂於下媚之似忠行之似聖求媚於國而國人媚之夫孰知二子者爲姦之尤哉辰之於聖也行父之於忠也如文繡加犧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辰於後魯人從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閒者豈有他哉辰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魏雉登魯頌以伉淸廟躋僖公以肖明堂之歲父其以爲似周公矣倣於聖周公者以聖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於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槩與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

也是其所是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賊乎之私人枉尊而才給以肯勤於浮言而一國習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讚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貞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慝引其君以背忠孝而戕賊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竊忠誣矯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隱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說不局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識者

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爲者僞周公者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尊以之亂亂始於上而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焉耳佞而尊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羣年而情益僭於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遂東門敗齊師而意始肖於是乎而遂將有奔顧有以先之矣辰之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稱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武世室竝立不祧而以擬周惟使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乃以使己之權祿一視諸侯而藩戎兩借鍉其尊以自著

於亂其愚亦可閔矣諸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不得以有天子之實尚存天子之以格爲號而南面於其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遂竊其實矣辰以是要名於國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於君而中分其國脅君以質頹然歌天子之詩踰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逆之惟命而莫逆矣上以狂擬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爲不可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藏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歆之國人豔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於二君從其尊者爲之首大愚之邪瘳君子之所不閔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其召擊也惟其求益也其僥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夫無極者不可與交以冀其益而心勿恆者樂交無恆以冀益若者因宜爲因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吳無干於中國晉景之季年吳始伐郯晉召之也晉召吳以掣楚吳未加楚而先及於郯吳通於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郯駐險以爲柱貪饕以爲情且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恆久矣無極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於一楚以爲中國病或擊之不期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疆盛於百年勿恆之凶亦行自困矣王者

益天下而不擊的者益之不可而發擊之霸國者擾之亂
益而擊幾爲鑽夷者無爲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謂以
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使故天下無以相絕貳
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雖
與之爲緣而毒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爲緣則不
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
或拯先予入州來而伐鄰救甫會於黃池而越已入其都
吾惜吳而尨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
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

其子孫族姓怙盾之能乎弒以擧族而責於晉惡大而與者也在禮臣弒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朞功同居皆斬所逃其刑同括服梓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嗣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瞻討東門鄭討子家氏晉討趙穿皆其所不得討者也鄭襄賊所立也晉獻繆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戴堅討同括而戴穆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爲不可討邪抑可弗忌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辟而無國法也弗忌於所立者正名爲賊而討之於是而

季孫之竊邦者之秋明示君父之死生懸於其手如纖而
貫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得誅而心乎逆者竊法
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援之以行討書稱
炎之燎原猶可撲滅前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欒書之惡
方燄者也趙盾歸父以大夫之名與聞括所爲不撲其燄
而撲其燼也使黑臀無拯以討商歡[元]惡無詞以誅楊廣
亂庶沮夫

人自爲尚天子莫必其命於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
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人之心而生其
心者也凝之而[闈]生之而暢故曲沃之詩曰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安者心所凝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聽明自我民聽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天非與聽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殁而命者一生而命者二其九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覲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爵其爵施施王廷猶不生其非安不吉之慚況他公之係主其國者乎文成受命而不加榮餘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遺周而去之諸侯遺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天遺周而去之周必亡也諸侯遺天而背之侯度不靈而封建必亡矣商之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天遺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稍在周也商不足以華命王季文

王猶必聽命而後爲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於天之所爲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凝天天乃不生於諸侯之心民乃不萃於無命之侯大渙者必別有所萃已反者必再有所復故於是而封建之移於郡縣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諸侯失天大夫困不能得失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凝於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渙者之必有所萃也天之渙其羣也人自爲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子不尸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於無命而吉之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於復乃以大斂瓦解之人心而聚

之於一欲貴者安於其一而奉之以爲吉矣此反者之重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凝於天子而周必亡命不生於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侯也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其自桓王之世皆隱之列而始乎

吳之適晉兵未及楚先加於鄭鄭非晉不能保吳吳固不暫保也於是而晉覺矣夫鄭亂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懟得不下晉其以何者爲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即加其國方通之而即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爲謀而伐之士燮晉之良也怒於亂鄭不戒於挑吳勞諸侯之師取必於

魯告將請矣魯而勿繼鄭謝爲也者於楚而知晉之非爲鄭爭也是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邾之東郊去是密近而鄭介爲鄭猶戶也鄭非是是且介於鄭以北窺則齊不保朐魯不保沂費邾不保嶧晉爲東諸侯慮此也乃糾三國以兵鄭張威震是而塞其北還故道是以還蔑有年而汶泗之北無是寇非夫夫差之橫齊與之懲魯哀之自敝其鍵艾陵城下之師弗能禦也覺之早震之先士變之決於爭鄭百年之利矣魯賂變以緩師非斯鄭也畏是焉耳矣是一兵鄭而魯卽惴是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得乎雖然晉之爲此已勞矣方道之旋震之自以謂闔閭

之主而不知其喪服以塞隧也用非其所用保於其所不可保夫乃爭於其所本無有命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言爭其所爭者非其所爭也不容自已矣

古者夫婦朋友朋友以道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邇離義在遠受命於道義有不輕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於我館死不於我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尤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爲喪主者隨義援之而使爲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爲之喪主杞之屈於魯也屈以其勢是非克自强而奪其義也精曰爲義屈焉則義可爲

之主而將出帝相之淪於夷久矣援之使爲我主鬯祖祀也以勢屈之是崇勢而蔑人之義也稽曰以義屈之則義不可屈而胡受其歸耶顧然將之爲此以廟祀者獎伯姬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弆之也喪弆之也者弗忍其去而臧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之喪友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爲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昆弟以齊衰猶未嫁也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則故夫之黨不報以服服所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女於塗之人而道殣之也爲其父

毋昆弟之服如未嫁不報之以未嫁之禮而授之非所主者是猶指其為父母昆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自伸也屈死者於道殯以伸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齒骼是其爪牙搏吮之雄杞蓋夷也而魯禽矣魯秉禮而禽則君子何望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與

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於勢也抑猶乘回飆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意是從然則欲取人之邦交者閒君是犯而勿傷其執政與而固不然陳轅齊濤塗執鄭貳齊申侯死衛干晉孔達殺魯親吳楚意如因國不怨民不怒終聽命焉宋襄執滕

子終以是而失諸侯晉文糾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豈因鄭伯鄭益堅兩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合而捷得離然則居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卽義以爲勢哉故善扼勢者必有所避也扼其輕則重者制矣扼其重輕者不同從也是以君子不爲已甚已甚者義之所忌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强有力無固獲焉所制在輕以搖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圖安弗恤於屈所制在重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友石之墜而不顧其所廢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爲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强歸鄭伯於是鄭以知晉力之

已盡晉義之已折死轢楚而不爲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以伐之與自是以後晉日爭鄭而鄭不與非介宋以求合晉於楚鄭固不北向而延也繇是晉之大夫勢重義固輕已若雖勢輕義固重已義所固輕勢雖重輕已義所固重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爲君賴彊大以爲盟主可繫之辱之甚於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況□□□□□□□□□□□□□□□□□□□□□激於天人者深矣

滅人者國詞也下陽之言滅爲虢虞也邪之言人爲晉虞

也鄭者昔爲之蔽入鄭始入齊蔡陳之去於始乎千里嬰
齊自陳懸軍以入當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勞午以墜
兩都馳騁爭衡其始入齊矣而嬰齊欻然而返益嬰齊之
爲將也晉乘其所不備以作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
楚師之未返一至齊矣今因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
巫臣蓋已先知之也夫懸軍千里深入以逞志非泰之以
倚於殺者與晉即求不給於東齊魯鄒邾邀其歸以擊之嬰
齊可使無返輪爲晉固不能而僅繫其中城齊鄒邾之固
不能而如無關也之數國者欲免於危得乎雖然亦有所
以楚兵之加萬非晉能司吳晉之交也道遲竊耳楚由與

吳晉爭而禍遺於東方東方諸侯固無決志以邀楚者抑不欲以吳故而重覯楚也吳禍之中於海岱也覯楚爲亟且吳苟得志於諸侯不僅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冠索百年馴服之氣逆風而若顯其獰故齊魯鄒邾之戒吳也無部折於楚而惟恐其不遠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豈齊乃得乘之以窮兵黷武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獨志也晉禍移而齊魯鄒邾之禍急移禍於人而欲使之說其將能乎春秋書吳濟入郢而魯城中城震鄰之兩受敵於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殺孫蒯

者溺非將坐者不耕皆疲蹶若失其故轉徙承告而葬求
其所以刪削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志其得者焉予之志
其失者變而惡之得不足當於予失不足當於變因以無
惡君子之所不屑治也晉合楚爲西門之成非果合楚也
權合楚以利有事於秦也伐秦之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暱是以知合楚
之利有事於秦矣且非獨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間楚於
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惡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
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爲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
其以是爲已密矣合楚以孤秦離楚於秦以孤楚非果合

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以爲惡也合從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於壇坫而申白之防未毀失亦不足以爲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謂君子之與而抑不足嘉也有君子之略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淺策士之略君子之所棄暫而不可久實乍得而名去之是以君子重棄之也乍得楚之一關使楚惡秦乍得楚之一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秦秦惡楚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離之合也秦省所以惡於楚惟晉之乘其間楚省所以惡於秦惟晉之餂其言晉之示於楚以孤秦而弱楚意於秦楚矣則以堅秦楚之惡皆

而激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舉天下以勝秦而秦不得志於秦兩君蹀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毀宋兵十一起而後定是暫而不可久若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也非固合者必不敢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著於合楚而楚於是乎固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卽有大害隨之也以合楚爲忌而立之防爲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忌宋許向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忌播告於魯衛稱說於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忌宋許不忌故他日而有向戌之請晉人不忌故他日而有趙武之盟天下不忌故交相見而趨入於楚廷楚乃以夫主中國而晉安

讓之僅以小勝秦幸勝楚而禍延於三十年之後實乍得而名失去名去則實必隨之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猶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之審則錙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略固非然也合其所必合離其所必離正義於百世而不詭於一旦大取其實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何變於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略猶已斂之於箭濩也弗屑銖爲矣

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嘗合秦以攻楚矣取穀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狄

之以不可得合而狄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愈於合楚以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爲狄也乃其害也孤中於晉而本及大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紓矣禍紓於晉而害遂及於天下兆得失之樞于秦之係也秦之窺天下也晉亢之晉亢蔽天下於秦故春秋狄秦而許晉之攻雖然能亢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壹於晉則威楚而秦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固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

難晉故趣入於狄狄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爲狄晉惟楚威而後得爲霸故合楚非威則晉一秦矣合楚非威中國可以無晉合秦非攻秦則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擯之於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劘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而後蔑周以并天下浸合秦劘楚張天下之亡趣急矣蓋秦楚若俱以蔑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爲志者也勢有難易地有遠邇慝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擯秦而進楚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於晉其合於晉也則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於晉雖合於晉害固在天下其罪不可釋也楚合於晉罪不可釋則晉之合楚也猶

不可戰而戰不可貴矣戰不可貴而媾於西門之敵貴之惟鄢陵之功故也晉敗楚於鄢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之怨晉折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濟涇之師故知合楚以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搆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牽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為晉恤從成之十三年會於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集焉而秦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秦斯命受於王為天下之公伐也牽天下之力悉晉之怨若予不抑為益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為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敝之矣西向而爭天下曾敝

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蔽之楚得鄭而後及於宋魯齊衛吳得魯而後及於齊衛晉鄭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憑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蔽之爾晉為天下蔽天下之所宜助為周蔽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狡也不避之名楚犯之中國之怨楚要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愚而妄為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齊指利以結楚也城濮以還楚折矣而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江六芈旅得秦而益張是以收陳鄭而幾蕭宋要齊得秦以孔逞是以下魯衛

而蹂其郊楚恃秦之擊晉以無忌而秦非爲楚擊晉也秦委爭於楚而傲晉也秦之悍也稱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其巨患晉孤任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咊也乃晉之捍楚也有名其捍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是不能得之於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秦秦乃懾於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爲周讎故先乎會伐秦之口使間赴告旁午於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絕秦忌秦閉秦於關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夫晉爲周蔽而周賴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齊之思

也皆爲天下徵而天下聽之天下得矣非夫會伐萊鄭伐蔡之旋也故秦者皆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收秦以爲天下用而秦以緩其次皆天下以絕秦而秦以戕惟不孤用其怨而與天下共焉則其事公矣春秋張諸侯之伐而臨之以周公之也與楚秦皆春秋之所狄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於侯於是而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絕之益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敵也伯之始興類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强然遂其强而足以伯矣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兼紀鄭滅許遂逮乎召陵之歸

成伯而止晉滅虞虢開南陽逮乎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其後之不足於狄以敵強也斷乎得伯止矣秦之始據西周之地吞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狄以敵強曾未止也滅滑鄭向三川冀焉晉以陵周室楚雖得伯而不為之止伯而不止則狄矣故殽之戰北徵之師春秋奪其伯而狄之楚之起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爭蔡鄭意存代周而不斷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卽使從狄不斷乎伯固狄也逮乎莊旅有江六并羣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斷乎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為之衰止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於伯而免之於狄以其有

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臾貿然以起貿然以來不知有伯固不託爲始無斷也可爭則爭爲耳矣終無止也可犯則犯焉耳矣不知伯故不斷伯不斷伯則不近乎伯而究無所止其敗也貿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貿然而無憚以不遑也夫貿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絕之而弗有非已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鐵木眞之初起豈其蘊爲條理若然以斷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爇無與止之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貿然者尤甚於其有固惡也春秋之於秦也弗絕於其始以其有所漸也於楚也弗絕於其終以其有所止也於吳也以號始以號

終昶於鍾離卒於黃池與於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唯其

貿然無所斷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貿然者尤甚

於其有固惡也

佞人之說不效當言而效言已而敗佞不讎矣佞不讎君

子何惡於佞哉德人之言也效效以此言以此言進而效

易見或以易見而淺之佞人之言也效知效之在彼而言

之於此效焉而疑若神甚人之所爲神之也而惡知其避

就之姦乎士燮之言曰外甯必有内憂言已而效矣嗚呼

此燮之所以爲佞也惑於其效之疑若神中其佞而以亂

義於是以說春秋曰鄢陵之勝偉也夫晉之圖楚自盟蜀

以來十四年弃合齊通吳闕之於秦謂楚言以絕秦以闕秦也大乞列國之謀樹齊資衛之兵爲後援晉死以當楚而後勝其何特哉彼云借者直欲置楚爲其背置楚而晉又何以伯邪外鄰之有內變不幸而變之當中國豈外不備而後內果無變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警而政泉以弑又何說也晉之內變靈公之不忘情於欒祁而[illegible]與假側目其君也故其有變之在彼而緊其變之說於此變亦既明瞻乎變所自生特附其情以避而駕其說於不測爾故忠佞敵也變惟不忠斯以譖佞迫他日之效於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佞惟惡其首不測而尾疑神也渺跡於託築而仲尶詐武

王頑於雞夷而召公謂亦惟是修德命秩之戒未聞潛寇
於坰而以僭室人之罪者也欒誠有內援之戚以援晉變
胡不以死爭三郤之殺於前變胡不以義折晉偃之弒於
後避君父之大憂合謗以自免乃知非有變者姑為若知
若不知之辭以銜前知之誓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
人知之而傳春秋者弗察而師之甚哉遠佞之難也且夫
所惡於佞者非惟其不敏於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讎
啟敗亡言於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佹效而疑神人神之
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示其陽此
陰被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弒後之

臣鑒三郤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弒之各有繇一歸其咎於敗楚知欒以疲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歃而不敢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絶天下裂秦楚之跡日遷於中國晉之彊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山而自固國因以亡山東諸國因之以盡前乎此者不任其咎一自士燮之言始也然則鄢陵之戰始伯事之終與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實此一戰之功也藉從士燮之言斂師而退三郤亦無以免先狐之誅厲公亦無以禦夷臯之弒徒使楚壓鄭吞宋而游食天下又闢外患之非內變哉春秋大鄢陵之戰曰楚子之敗其異於士燮

之罪放而矣傳者舍經而從之使人惑君子於千歲之後吾不知何所稅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君討之辭以全恩也公子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爲之諱目言之曰刺以全國法宥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怙君母以立異於僭宗夫惡知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撝君哉行父之執叔孫執季也僑如之奔季逐叔也苕邱之會晉聽叔也鄐犨之盟晉聽季也大夫自相攻晉爲大夫討僑之君無事焉惴乎立其上睨叔季之興替以役於晉而已矣乃復歸罪於匍匐入附

之子僂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易於殺也卽如季氏之辭而僞之僞如荀也假從也僞如弁而豹嗣假剌而不錄於國季之罰餘地以居三桓者至矣而奚但公族之果於殺也以與齊之賢也猶爲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爵必夕亡夫豈蔑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樹也所假於先公之法果行而無嶄者成公之弟焉耳大夫相殺以搖君君不適主焉君子之修春秋懲是爲之辭哉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苟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謚海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

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弒舉國之眾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回當秩不舉而駁之陋矣夫春秋之爲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是議海於一川之說也故莒薛吳之弒不可以晉例莒弒庶其薛弒比眾亂而弒無適主也吳弒餘夷之甚者不足與治也晉弒州蒲非莒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等於化外亦既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之加於舉國惟孫復之說至於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之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謂國政者當之耳蔡欒書荀偃士匄韓厥無一而可從末減也有弒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

矣假之必得書弒書之必得假也故書假不可以偏釋也辭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老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之而其勸之懷其心而嫁其名是書假愚而厥發厥愈不可釋也士包之詞一齊厥之詞也包嫁之厥而厥不受厥師包發也厥包同情而包藏之益深包固不可釋也然將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包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弒之權以聽之歸生而書假可無聽也乃竟釋書假而坐之包厥則書假之姦雖而君子為可罔矣且夫歸生之弒宋爭之歸生欲已而不能書假之弒召包厥包厥欲不與而能已立乎鋒刃之開高卧以從容於事外其力勁矣立於

晉外而禍不及其罪正矣厲弒周立欒執政創繼之繇荀不相認而相報其情同矣刀鋸而不以免君於死黨直而不爲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創厥之惡與晉假等之四人者無一而可滅矣無可滅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舉國之衆皆可誅焉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下等諸爾楔之赤澗水也乎復之說爲管言也至乎聖人之旨矣至者一至者也一至者不期乎衆至引而概夫薛莒何吳之弑則以一川爲海矣以概夫薛莒句吳之不可通遂竝廢其義於晉是謂川之終不至於海也精義以各求其至無爲爾矣

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强爲通之則人於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於亂義者也不知稱國以弑辟萬世晉之有與抑弗獲已而爲之說曰厲公無道欒書不得坐視國將易位而程滑遂弑焉故沒書之名以貰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亟爾曹髦之事不成而司馬終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德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爲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諸兒平國齊光蔡固之鳥獸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弱爲大逆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者固不足以稍貶之曰乃厲公以奉周治奈亟中夏攘剔

禁之大亂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罪也不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罰也故曰得乎天子爲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授諸大夫廢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弑之而不足以爲罪殺加大有爲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知書僂句厥之四賊者情均逆辜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伸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理人之旨矣然有差等則法有獨伸罪無同異則刑無偏道獨伸之而非有縱眾被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医詞同而意異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懲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爲之行誅故曰貸天君而見弒國有不善之積也見弒於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弒其君而逆於討天治之所窮也於是舍其君召弒之罪而專治弒者不得分惡於君以從滅也臣之弒君雖卽於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弒而不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蔑不伸也故齊諸兒宋興夷之暴齊光陳平國蔡固之淫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於見弒不施貶詞而況外樹大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固非無道者乎故未弒則責君

以道道先自治也已弑則咎君於法法審其亞也方治臣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不恕處亂賊而以中商治君父法之願不如其無法矣明若其見弑而人主固可以懲矣畧其所以弑而後賊窮於發辭發辭窮則妄書節妄書節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亂窮而法壹也

春秋家說卷二下終